

• 建筑理论译丛 •

汪坦主编

# 人文主义建筑学

——情趣史的研究

[英] 乔弗莱·司谷特 著

张钦楠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方式。它还告诉我们，被形容为“诚实”的建筑意味着什么，而这正是我们在讨论现代建筑中遇到的一个特别相关的问题。

原注：在本书后面，附上乔弗莱·荀谷特的作品及那些讨论过他的生平和作品的书名选。

译注：本《前言》的作者：大卫·沃特金是剑桥大学彼得豪斯学院的研究员，艺术史讲师。（1980年）他的近作有《道德与建筑》、《英国建筑，教科书》和《建筑史的兴起》等。

本书对十九世纪以来在建筑界流行的贬低和否定文艺复兴建筑的习惯偏见，即解释和论证建筑问题的机械性的、伦理性的和生物学的谬误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并提出巴洛克建筑是建筑学中理想的人文主义原理的完美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作者的独特见解，对于我们重新评价文艺复兴建筑和巴洛克建筑，以及正确认识建筑界存在的某些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The Architecture of Humanism**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Taste**

by

**Geoffrey Scott**

**The Architectural Press, London**

1924 年第二版 1980 年重印并加前言

\* \* \*

· 建筑理论译丛 ·

**人文主义建筑学**

——情趣史的研究

〔英〕乔弗莱·司谷特著

张钦楠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市顺义县板桥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5 5/8 字数：150 千字

1989 年 10 月第一版 1989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470 册 定价：7.20 元

ISBN7—112—00777—1 / TU · 549

(5855)

## 《建筑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汪坦

副主编 罗小未 刘开济

编 委 (按姓氏笔划)

王申枯 尹培桐 张钦楠

张似赞 刘开济 刘先觉

刘亚芬 乐民成 吴焕加

李大夏 汪 坦 罗小未

周卜颐 顾启源 黄天琪

黄兰谷 程友玲

## 《建筑理论译丛》书目

- |               |               |       |
|---------------|---------------|-------|
| * 人文主义建筑学     | 〔英〕乔弗莱·司谷特著   | 张钦楠译  |
| * 现代设计的先驱者    | 〔英〕尼古拉斯·佩夫斯纳著 | 王申枯译  |
| * 建筑体验        | 〔丹麦〕S·E·拉斯姆森著 | 刘亚芬译  |
| 美国大城市的生长和衰亡   | 〔美〕J·雅科布斯著    | 黄天琪译  |
| 建筑的意向         | 〔挪威〕诺伯格·舒尔茨著  | 程友玲译  |
| * 现代建筑设计思想的演变 |               |       |
| —1750~1950    | 〔英〕彼得·柯林斯著    | 英若聪译  |
| 建筑设计与人文科学     | 〔英〕G·勃罗德彭特著   | 张  韦译 |
| 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 〔美〕罗伯特·文丘里著   | 周卜颐译  |
| 建筑美学          | 〔英〕罗杰·斯克鲁登著   | 刘先觉译  |
| 符号·象征与建筑      | 〔英〕G·勃罗德彭特等编  | 乐民成译  |
| 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     | 〔意〕M·塔夫里著     | 郑时龄译  |
| * 形式的探索       | 〔美〕伊利尔·沙里宁著   | 顾启源译  |
| 建筑环境的意义       | 〔美〕A·拉普卜特著    | 黄兰谷译  |

注：（凡注有\*者已出版）

## 前 言

我是教师，算不上理论家，只是近来国际文化交往比过去受到了更广泛的重视，青年建筑师和教师、学生们面临着众说纷纭的外来理论的冲击——符号学、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建筑中的象征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等。一方面为他们的没有成见、思想奔放而高兴，另一面却又担心那些不难觉察的人云亦云、见异思迁的迹象，把最旺盛时期的精力消耗在无谓的激动中。国外的这些观点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破，涉及到现代哲学、美学、心理学、文艺理论、社会学、人类学等，当然还有现代科学技术、电脑、数学模型等等各种领域。但也并非人世间的“纯金”或天外飞来的“陨石”。尽管和我国当前的情况有着时间空间上的实际差别。在它们里面仍确有值得借鉴的地方。青年们追求知识迫不及待的热情时时在我身边鞭策着！这套《建筑理论译丛》就在同道们的支持下、中国建筑业出版社主其事，对手头资料做了一些粗糙的初步挑选，约定译者，准备问世。想弥补眼下外文水平较差原著又少见的缺陷，增添一些可以认真读的书。以后还可选定一批陆续出版。现在最早译成的五本已经先后发行了。作为多年的教师，我还想说几句话。

理论最忌僵化，这种教训已使我们付出了惨

重的代价。想来这一代青年，经过暴风雨的荡涤，已有切身的体验。对这些外来的说道应该会是清醒的，也不致故弄玄虚以自高身价。

再者，关于建筑各种理论的评价，往往只称为有所启发（来自正反两方面的），不常说依据、遵循或指导原则等等。希望这套丛书能起一点这样的作用——启发。让我们来开拓耕耘自己的园地吧！

译文尽可能保存原意，不添不删，免得文责不清。译者一般只作解释性说明，评论批判文章则可另行发表，这也是想更多地引起独立思考的意思。

汪坦 一九八六年六月

## 译后补记

本译稿承蒙汪坦先生亲为审阅指正，避免了不少错误。汪先生在细审全稿后，就若干用辞的译法提出了意见：

“有些‘辞’也很难确定，如：

‘physical’多处碰到，从美学上说它相对于文学诗歌，有‘有形的’或‘形体’的意思，点出视觉的重要性，但司谷特又把绘画与建筑以这个辞来区别对待，那末又有‘实体’的意思了。我想‘实体’、‘形体’都可以用，要看上下文。‘肉体’是否只指‘body’（从生理），以表示有些不同。（注：本译稿中已按汪坦先生的这一见解，在多数场合，将原译‘实体’改为‘形体’，疏漏之处，望读者根据上下文意义判断）。

‘concrete art’相对于‘abstract art’，译成‘具象艺术’，我觉得不错，只恐对某些读者会感到生疏些。（注：由于未找到更恰切译法，仍用‘具象艺术’，望读者鉴谅。

‘baroque’有时是小写‘b’，有‘不规则’、‘怪状’的意思，现译成‘巴洛克’（译音），避免暗有贬意，而且也不会误解，我想这更接近司谷特的感情。（注：译者完全同意汪先生的见解，在译稿中未区分原稿中的大小写，估计还不致于曲解原著之意）”。

译者认为，汪先生提出的几点，确有向读者交待之必要，故将其抄载如上，同时，对汪坦先生一丝不苟的精神，表示深切之敬意及感激。

译者

## 作者序

对本书的范围需作稍许解释，因为它从简单目标开始，而发展成为相当复杂的主题。我最初的意图是构成古典建筑学设计的主要原理。不久我就发现，在我们当今的思想状态下，任何艺术理论都不能使人信服或理解，如果他还没有接受其为真理的话。当今，我们或许是缺少建筑学的兴趣，但不幸的是，并不缺少建筑学的意见。人们说：建筑必须“表现它的意图”或“表现它的真实构造”，或“表现它所采用的材料质感”，或“表现民族生活（不论是否高尚）”，或“表现高尚生活（不论是否民族性的）”；或表现艺匠的素质，抑或业主或建筑师的素质，或者相反地，必须是“学院性的”，有意地回避以上各种因素。人们告诉我们，它必须是对称的，或者说必须是如画的，也就是说，必须是非对称的。它必须是“传统”的及“学者风度”的，也就是说，应当和在希腊、罗马、中世纪或乔治王朝中建筑师所做的类似，或者说，它必须是“独创的”及“自发的”，也就是说，必须处心积虑地与它们不类似；也有人主张在两者中取得妥协；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如果说以上这些原理都显然失真，也就很容易地可以打发；如果说它们都有富有理性的理论为基础，倒也可以容易地至少加以讨论。然而它们两者都不是。我们很少见到“富有理性”的理论，即使有，也可以发现与它们要解释的事实大相径庭。我们现在赖以生存的是一系列建筑的习惯，片断的传统、幻想与偏见，尤其是大量有些似是而非的原理，半真理，相互无关的、未加批判的并且经常是互相矛盾的观点，通过它们造起的建筑物，既没有坏到能被证明为全无新颖之点，也没有好到不能受似乎公平地谴责的程度。

在这种环境下，讨论也无从进行，并且自然而然地，评论就变为教条式的了。然而，教条式的评论是贫乏的，于是建筑史，由于被剥除了价值标准，也成为贫乏的了。

在我看来，如果想要澄清此类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回到情趣史的先验美学，从情趣史走向观念史。我认为，我们当今存在的混乱正是由于未能理解到情趣与观念的——关系，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所致。

因而，我试图，在本书涉及的狭窄领域之内，跟踪我们意见的自然历史，发现它们在各自的前提下有多少是真实又有多少是虚伪的，并且解释为何即使在虚伪的场合下，它们仍然显得是说得通的，有力的并且对很多人来说是使人信服的。

这样就与原来提出的问题离开得较远了。然而我相信这种探讨是必不可少的，而我尽力把它保持在单一论据的严格限度之内。读者可对这些观点作出裁决。

由于本项研究涉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我和其它所有这一方面的学生一样，首先受益于布克哈特\*。我也受益于沃尔夫林\*\*的《文艺复兴与巴洛克》一书。此外，贝纳德·贝伦森先生的友谊所赋予我的推动力与鼓励，这是只有亲身与我一样体验过的人才能领会的。大英帝国博物馆的法兰西斯·杰克尔先生友好地帮我校对了清样。

写于佛罗伦萨，1914年2月14日

---

\* 译注：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瑞士文化艺术史学家，著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有译本。

\*\* 译注：海内里希·沃尔夫林（1864-1945），瑞士美学家、艺术史学家。著有《建筑心理学引论》（1886）等。

## 再版序

本书后记中包括了我在再版中要添加的话。

文本中作了某些修改，但不影响原书中的论点。

1924年3月 乔·司

# 导 言

大卫·华特金

乔弗莱·司谷特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贝纳德·贝伦森与围绕在他身边生活在塔蒂别墅的一群富有才华的文化圈人物的影响之下在佛罗伦萨写下这部光辉著作的。《人文主义建筑学》一书不仅在它对建筑美学的贡献上具有永恒意义,而且也是那个已经消逝的富有艺术修养的英美鉴赏界的一种表达。因之,在我们谈这本书之前,先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位才华毕露的年青作家以及他当时活动在其中的令人眩目的文化环境。他令人惊奇地被排除在《全国传记辞典》之外一事,使他那奇怪和灿烂的一生更使人感到神秘难解。

司谷特生于1883年。父亲拉塞尔·司谷特是一种名为“可的山”(油地毡的前身)的地面覆盖材料的制造商。他在唯一神教派的教育下长大,这一点可以说明他后来事业中那种强烈反叛精神的所有细节。他在1898—1902年间在拉格贝中学求学,那里的气氛并不鼓励学生间建立意气相投的友谊,他对各种球类运动也缺乏兴趣。当时他与后来的作家阿瑟·兰森姆同屋;鲁勃特·布鲁克比他低一、二年级。在1903年,他取得牛津大学新学院奖学金,但在1907年仅在古典文学系取得第二等的成绩,尽管在他前一年因《雪莉之死》一诗得过纽迪盖特奖。1908年他又因论文《英国建筑的民族特征》而荣获大学校长奖。他的文学才能可能来自他的叔父C·P·司谷特,后者在1873—1929年间为《曼彻斯特卫报》的杰出业主及编辑。

从牛津毕业后,他起先想在教育部谋职,但在1907年夏接受了贝纳德·贝伦森的邀请去塔蒂别墅。看来他好象是通过贝特朗·罗素的一个妻子——阿丽斯·洛根·皮尔萨·史密斯的妹妹被介绍给贝伦森的。早在1906年,她就向她姐姐玛丽(她在1900年嫁给贝伦森,后者是她第二个

丈夫)建议,应当让梅纳德·凯恩斯(后来被封为爵士)与乔弗莱·司谷特到塔蒂别墅去过复活节。贝伦森夫人带了这两名当时都23岁的青年人到托斯卡尼旅游,虽然他们两人又单独在锡耶纳逗留了一段时间。我们可以选择司谷特与凯恩斯作为牛津与剑桥大学对比的典型例子。司谷特是裴特尔的牛津大学培养出来的一名唯美主义及享乐主义者;而凯恩斯这位由剑桥大学培育的经济学家则是晚期维多利亚时代剑桥大学自由派学究式文化的经典产物。事实上,凯恩斯在1906年4月从意大利给莱顿·斯特拉契的一封信中就抱怨地说:“司谷特是个地道的牛津人——属于唯美派的一类;理所当然他的观点令我吃惊,但我们在一起却相处愉快……,我还从来没有这样接近过唯美派的观点。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发现自己在纯道德立场上反对这种观点。它似乎有意地与神圣的现在开玩笑。但这样说是否又显得有些伪善呢?”

尽管有这封信中那样的语气,两人却成为密友,而且从现存的由司谷特写给凯恩斯的信件来看,他们间的关系还带有积极的同性恋的性质。此时贝伦森夫人经常去英国,因之能常见到司谷特与凯恩斯。1907年春她收到了一封用女人笔迹以紫色墨水写的匿名信。信中提出司谷特在牛津乱搞性交的名声使他不适于与她的孩子为伍。贝伦森夫人对这封信并不十分重视,但是当司谷特暗示是她当时在剑桥大学纽汉姆学院上学的女儿——雷·柯斯特罗可能作为开玩笑而写的时,她显得更为不安。

威廉·罗森斯坦(1872—1945),马克斯·贝尔鲍姆的密友及艺术家,对青年司谷特作了较为有利的描述。罗森斯坦在1907年秋季来到佛罗伦萨为贝伦森作一肖像画,当时由司谷特陪他参观画廊。他描写司谷特是“黑眼珠,苍白脸,很象波蒂契里的画象,外表上更象意大利人而不象英国人。他最初只准备来塔蒂逗留一周,但几个月后却仍在那里;无疑地,他是客人中最有启发性及合群性的一位……能说会道,而他的谈论在贝伦森家是最令人回味记忆的。”

罗森斯坦成为司谷特的一位亲密朋友。在佛罗伦萨,司谷特还结识赛西尔·罗斯·品森特(1884—1963),一名年青的建筑师,他与司谷特更为亲近。品森特1897—1900年在马波罗的中学短期学习后,从1901—1903就在西敏斯特的特夫顿街上建筑学会办的建筑学校攻读,并从1905年起定居

在意大利。翌年司谷特到意大利后，就与品森特在建筑设计上建立了非正式的合伙关系。正如哈罗德·阿克顿所说的，“他们两人的名字常联系在一起，犹如查多与温德斯。”到1933年，品森特已建造了七幢新别墅，还改建扩建了30幢，其业主有英国和美国人，包括在拉·皮特拉的亚瑟、阿克顿和在蒙特古丰尼的乔治·西特威尔爵士等。

从1907年秋季起，司谷特为贝伦森担任了两年左右的秘书——图书员这一颇为枯燥平凡的工作，在此期间，他开始写作一本称为《文艺复兴艺术中的希腊神话》的书，但从未完成。贝伦森允许他有相当的自由：例如，我们在贝伦森夫人给梅纳德·凯恩斯的一些信中知道司谷特于1908年春夏天用较多时间作为金融家、艺术珍藏家和英国大通银行行长亨利·怀特·卡依（1850—1934）的20岁公子的付薪游伴去法国和意大利旅游。这位百万富翁卡依不久前购置了离塔蒂别墅不远的道西亚别墅。司谷特1909年元月至三月在伦敦，春季在塔蒂，这一年后期则在柏林学德语，在大约这一期间，他开始与赛西尔·品森特在佛罗伦萨特米街上一座古宫殿中合租了一所公寓。

司谷特对女性总是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虽然，照哈罗德·阿克顿的说法：“他文质彬彬甚于潇洒漂亮，并且看上去总好象不太干净。”贝伦森夫人当时已疯狂地爱上了他，并帮他取得了重新装修塔蒂别墅的委托。在品森特的帮助下，他在1909—15年间作了不少改进，包括增添了一翼凉快的佛罗伦坦图书室，布置了几个规整的花园。也是贝伦森夫人催促他把自己的一些观点写下，尽管《人文主义建筑学》一书是献给赛西尔·品森特而没有献给她。与此同时，品森特在1912年设计和建造了他最为重要的早期作品——为美国哲学家查理士·奥古斯都·斯特朗修造的位于费索尔的给人印象深刻的巴尔泽别墅；战后他还进一步修改了那里的花园，在1932年的《建筑评论》中得到了大幅报道。在巴尔泽别墅对面是梅迪契别墅，照瓦萨里的说法，就是米盖洛索为柯西莫·德·梅迪契的儿子乔瓦尼所设计的。这座诱人的房屋连同它的台阶式花园于1911年为寡妇西比尔·刻丁夫人（1879—1943）所买下：她原名西比尔·克弗，未来第五任德萨伯爵的次女，一位富裕而闲散的才女，天生带有神经质的敏感性，一有机会就要昏厥过去。1901年她嫁给长岛的威廉·贝亚德·刻丁，伦敦的美国大使馆

秘书，后者于1910年去世。在1912年，她聘请司谷特与品森特对梅迪契别墅和花园作修改设计。

1915年以后，司谷特的战事工作是担任罗马英国大使馆的荣誉参赞，后来又任新闻秘书这些令人称羨的差使。当时的大使是詹姆士·伦奈尔·洛德（1858-1941）爵士，后被封为第一任伦奈尔爵士，一位学者兼诗人。在大使馆内，司谷特与一批友好且有趣的业余艺术爱好者为伍，诸如贝纳尔斯爵士（1883-1950），吉拉德·威斯里爵士（1885-1972），后来是第七任威灵顿公爵等。他发出的报告颇受首相劳埃德·乔治的欣赏。当时在使馆还有威廉·海伍德·哈斯兰姆，以后成为司谷特的终身知己。哈斯兰姆1908-11年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读本科，结识了梅纳德·凯恩斯。1916年，司谷特与哈斯兰姆在罗马西班牙台阶顶上的四面风大厦二楼上合租了一所公寓。与此同时，西比尔·刻丁夫人爱上了他，并在1917年与他结婚。据哈斯兰姆说，他们作出结合的决定是担心战争将会结束他们的世界。司谷特婚后移入费索尔的梅迪契别墅，在那里他与西比尔夫人过着十分舒适，有助于增长知识但精神上不稳定的生活。这次婚姻使他与贝伦森夫妇间产生了裂隙，而玛丽·贝伦森为此精神崩溃了一年多的时间。尽管她自己爱着司谷特，她却希望他能娶继承他为贝伦森图书员的妮基·玛丽亚诺。然而，正象艾丽斯·奥里戈，西比尔等一任丈夫的女儿所说的，乔弗莱在情操上不适宜做一个丈夫。这次婚姻不久就破裂了，在1923年他又爱上了维泰·萨克维尔—威斯特，她是哈罗德·尼柯尔逊的奇怪的双性恋症的妻子，他们俩火热而怪诞的关系注定要失败，只维持到1924年，两年之后乔弗莱与西比尔也离婚了。1926年12月西比尔夫人嫁给了她第三任丈夫帕西·吕波克（1879-1965），他是亚瑟·本森门下的一名爱沙尼亚籍的门客，能写出悦人的论文，但却算不了理想的丈夫。他们住在列里契附近的格里·斯卡法里，这是赛西尔·品森特1931年为西比尔夫人修造的一所别墅。

1925年乔弗莱回到了英国，不仅抛弃了自己的妻子，也放弃了他为《人文主义建筑学》写一续篇的志愿。艾丽斯·奥里戈写道：“我至今仍保留了他那时在书桌中央一放就是几个星期的手稿，上面是他秀气的书体，写了也只写了以下几个字：

## 一部情趣史

### 第一卷，第一章

困难的是……

据我所知，他再没有多写一个字。”

1929年他出版了一本小诗集，1931年（已逝世）又出版了一本。W·B·叶芝在1936年的《牛津现代诗篇选集》中选取了一部分。

搬回伦敦后，乔弗莱在老朋友威廉·哈斯兰姆处找到了一所漂亮的临时居所，后者也在1922年离开了罗马的大使馆。哈斯兰姆在摄政公园汉诺威台地8号购置了一幢纳什设计的房屋，并在1923年由风格建筑师克娄·威廉斯—艾利斯为他作了较彻底的新装修。司谷特不久后就迁出了这所房屋，搬进了花园尽端的一所马车房，并由威廉斯—艾利斯改造成为一座“小型的古典亭阁，”在主立面上装饰了帕特农的腰线。在他返回英国的那一年，司谷特出版了《扎里德画像》一书，描述了德·夏里埃尔夫人，她是十八世纪的一位奇特的才女，詹姆士·鲍斯威尔曾经爱上过她。这本书以菲立普·戈迪1906年出版的扎里德书信集为基础，文字细腻秀丽，具有由莱顿·斯特拉契所引入的嘲讽式传记体的新风格。这本书很受欢迎，到1931年已再版一次印刷六次。书是献给他妻子的，她与他都对扎里德一生感到兴趣，在他们婚姻中最后一段伤心时期中，这本书成为他们之间的主要纽带。

司谷特在战前和战后与埃迪斯·沃尔登常有往来。他们初识于意大利。她对他钦佩备至，在她的自传《回顾一瞥》（1934）中把《人文主义建筑学》和《扎里德画像》称为两本“近乎完美”的书。比与埃迪斯·沃尔登更为热情的关系发生在牛津大学玛格达伦学院院长的女儿——道乐茜·沃伦身上。她当时在伦敦圣詹姆士街边上开设一所小古玩店。如果不是为了她，司谷特在1927年就会陪同哈斯兰姆去墨西哥旅游了。这一年，哈斯兰姆在大亨德利奇区的白金汉郡购置了一幢美丽的威廉与玛丽王朝风格的房屋，克娄·威廉斯—艾利斯细心地为他现代化了，道乐茜·沃伦帮助选择了古董陈设，乔弗莱·司谷特为他设计了床上用品及其它一些家具。

他对夏里埃尔夫人的研究促使司谷特把注意力转向詹姆士·鲍斯威尔，这时，约翰·斯夸尔爵士已聘请他为《英国文人》丛书撰写鲍斯威尔

生平史。当他听说在杜布林附近的一所爱尔兰式的玛拉哈依德城堡中发现了一组有关鲍斯威尔的重要文件并可能将要拍卖时，他就暂时放下了这一工作。一位美国上校 R·H·伊萨姆买下了这批文件，并且由于司谷特在夏里埃尔夫人传记上取得的盛名，聘请他作为文件的编辑人。司谷特对此欣喜不已，于是就航行至纽约，从 1927 年 10 月起开始从事此项工作。简·罗丝，他在伊萨姆豪华公馆中的秘书后来在 1975 年写道：“我总是感到司谷特在这里，特别是在伊萨姆家里是凄惨的。他自觉是一个外人，一个穷人……他不断抽烟，手指都染黄了。他非常神经质，在这一环境中坐立不安。”据她看来，他不习惯于伊萨姆周围的豪华社会，于是逃脱到纽约的一个放荡的波希米亚世界中去，在那里发生了他最后一次的桃色事件，与室内设计师穆里尔·德雷帕一起。简·罗丝回忆，“他身長 6 英尺 2 英寸，瘦长，骨架高大，皮肤发黄，牙齿也是黄的，近视眼，头发蓬乱。他脱离人群，冷冰冰，不友好。我们一开始就搞别扭了。他不喜欢美国的一切，有时会说：‘在我来到野蛮人之间之前’……，还有一次对我说他全心地期待着会在纽约大街上见到印第安人。他还对妇女服装一律表示惊奇。”

司谷特于 1929 年 5 月回到英国过一短促的假期。忠心耿耿的赛西尔·品森特伴随他归来。在归途中他骤然受寒，发展为肺炎。他们 8 月 4 日回到纽约，三天后司谷特就卧倒并于 8 月 14 日因肺炎病故。简·罗丝写道：“我认为悲剧是这位聪明而有用的人却没有得到当时新发明的磺胺药，那肯定能救他的命。我经常奇怪的是他怎么能自己打扮，他当时如此的心不在焉，精神贯注于文学上的事，除了那批文件外，还在许多层次上。鲍斯威尔的文件最后以 18 本私人印刷的《从玛拉哈依德城堡寻获的詹姆士·鲍斯威尔的私人文件》一书出版，对 1927--29 年从事编辑整理工作的司谷特来说，这是对他孜孜不倦的工作的一份出色的纪念品。本书用精美的纸细心印制，中间插入原稿的复制版，并且外面套有漂亮的红色书壳，每一卷首都有司谷特敏锐的序言。正如时报上悼文的作者所写的，司谷特本人也可称为“一个高级文明中的完美产品。”

同一悼文作者还写道：“在四至六名友好人士的群体中他是处在巅峰状态。那时，他就会置餐盘中的食物于不顾，或者把一些掩盖了真实的陈词烂调和习俗观点剥得精光，或者用说书人的技巧及模仿的绝艺讲述一段故